

世界文學全集 3

大地

賽珍珠 著





大地

——遠景精選版——

大地

世界文學全集 R③

著者	賽 珍 珠
編選者	遠 景 編 輯 部
發行人	沈 登 恩
出版者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
	台 北 郵 局 36 — 575 號 信 箱
	郵 撥：1 0 2 2 2 1
發行所	遠 景 出 版 事 業 公 司
	台 北 市 光 復 南 路 260 巷 51-2 號
	電 話：7 1 1 — 7 8 7 1
門市部	台 北 市 新 生 南 路 三 段 92 號
	電 話：3 9 4 — 1 9 6 0
印刷所	優 文 印 刷 廠
	台 北 市 興 寧 街 2 4 — 9 號
定 價	新 台 幣 70 元 港 幣 12 元
初 版	中 華 民 國 67 年 3 月
再 版	中 華 民 國 70 年 5 月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

有 版 權 • 翻 印 必 究

「世界文學全集」出版緣起

·遠景·

一開始，文學便以大江注海之勢，流入了生民的命脈裡。一篇作品一個里程，一部書一個高峯，知識的原野在那裏拓展成豐碩的文明。

改革、革命、烽火戰亂，人類在其意志的伸張與扭曲中，建立了文明——而真正使文明茁壯的，却是和平的土壤。

因此，就如同和平是一樁心願一樣，我們選編「世界文學全集」也是這樣的一樁心願。

古人說：「溫故知新」，這樁心願使得我們在讀完「青楓蒲上不勝愁」以及在斤斤計較了知識人的種種偏執之後，懂得如何去回頭，去環顧四周，更而着手去整理這套「世界文學全集」。選編這套書的過程，如見百花爭妍——我們時而勉為其難、時而深感情不可却，而大部份時候，我們的態度是義不容辭的。

它使我們學那星子般的，用力、閃爍、發亮。它更使我們似花朵一樣，盡心、開放、吐芬芳。

願「世界文學全集」這一個回顧的工作，能有拋磚引玉的作用，帶來更為遼闊的遠景。



王龍結婚的那天，在帳子裏張開了眼睛，他想不出這早晨和別日不同的道理來。除掉住在對房的老父喘弱的咳嗽外，全家沉靜。每天早晨，總先聽得老人的咳嗽。王龍常躺着聽這聲息，直至聽得這些聲息進來，聽得父親的房門啾呀作響的時候，方才移動身子。

然而這早晨，他立刻起了身，掀開帳子。破曉太陽的紅暈，落在窗戶破紙上的小方孔裏，映出古銅色的天空。他走向那小孔去，撕掉破紙。「這兒破了，還是撕掉好。」他喃喃地說。

他很難爲情高聲說，這天要使家裏整潔一些。那個大僅容手的孔，他伸過手去探探窗外的空氣。東方徐徐地吹着一陣柔和而帶着潮潤的微風。這是好兆。爲了結實，田野需要雨了。這天不會下雨，但若這風繼續下去，過兩三天就會有雨了。昨天，他曾對父親說，如果長此這樣亢旱，麥穗就長不滿了。現在，上天彷彿揀了這一日來祝賀他，大地就會結實了。

他一邊走一邊套上藍色外褲，把藍布腰帶在腰間繫緊，匆匆走到堂屋裏。他上半身赤裸着，用熱水洗過了身子。走到當作竈間的披屋裏，在暗沉沉的門角裏，一頭牛轉過頭來向他叫。竈間是用正屋那樣的磚頭，自己田裏掘起的泥土，蓋着自己田裏的稻草。他父親年青時還用了泥土塑成一口竈，因許多年的燒炊，變焦黑了。竈上面是攔着一個深而圓的鐵鍋子。

他用瓢從旁邊小瓦缸裏舀了水倒在鍋裏，因為謹慎用水，他舀得很小心。隨即遲疑一下，忽然舉起小瓦缸將水全部都倒進鍋裏。今天他要洗淨全身了。從在母親膝上起直到現在誰也不曾細看他的身子。今天有人要細看他便得意洋洋。

他走到竈後，揀了一把乾草和稻稈，安放在竈口裏。在燧石中打出火星來，插到稻草裏去，火便旺起來了。

早晨他點火。自從六年前母親死後，他每晨點火燒水，端一碗開水到父親房裏去。六年來，每晨，那老人坐在牀上等他兒子拿開水來減輕他的早咳。現在有一個女人到家裏來，王龍不要再清早起來點火了。他可以躺在牀上等候服事他，也拿了一碗開水送到面前來，如果年成好，開水裏也許還放幾張茶葉。

如果等到那女人疲乏了，就有她生育的孩子們，會給王龍點火的罷。王龍呆想在三間屋裏孩子們跑來跑去的情景。自母親死後，父子兩人佔了三間屋子，似乎太多了。——他那有一大羣孩子的叔父往往這麼說：

「祇兩口兒何用這許多屋子呢？父子睡在一起不好麼？年青人身上的暖氣也好暖和一下老頭的咳嗽的。」

那父親總這樣回答：「我的牀要留給我的孫子睡。他會給我老骨頭取暖的。」

現在，孫子們快要到來了！家裏也許要滿是牀鋪了罷。當王龍想起家裏會有的那些牀時，竈裏的火熄了，鍋子裏的水便冷下去。龍鍾的老人出現在門口，他咳着，吐着唾沫，氣喘喘地道：

「怎麼還不拿開水來，潤潤我的喉頭？」王龍定睛一看，陡然想起來，有些害羞了。他從竈後低聲說：「柴濕了，潮氣——。」

老人一疊連咳着，直至水滾了還沒歇。王龍舀了些開水到碗裏，從瓦瓶裏撮了一些茶葉，撒在開水上。老人張開饑眼，立即抱起怨來。「你怎麼這般糟蹋？茶葉好比銀子哩。」王龍連忙笑了起來答說：「今天是喜期良辰，你吃罷。」

老人打皺露筋的手捧着碗嘴裏咕嚕着，眼巴巴看捲着的茶葉舒展開來，浮在水面上，捨不得喝下去。王龍說：「就要冷了。」「唔——唔——」老人慌忙說，接着開始大口啜那熱茶了。他喝到心滿意足。他還看見王龍從鍋子裏大量地舀水到深木盆裏。他抬頭看住他的兒子。

他突然說：「哪要這許多水？」

王龍繼續舀水，直舀到最後一滴。沒有回答。

他的父親大聲叫起來：「哪哪！」

王龍低聲說：「從元旦日起，我沒有洗過一回身。」

他不好意思對父親說，要把身子洗乾淨給女人看。他急端了木盆到自己房裏去。老人蹣跚着走進堂屋，將嘴巴放到門縫上，叫道：「這不好，我們叫新來女人頭天就看到這大場面——開水裏放茶葉這樣的洗澡。」

王龍嘆一聲。隨即道：「只是今天，那是難得的，我洗過就把水潑到巴裏去，並不是白糟蹋的。」

老人聽了這話，就不作聲，於是王龍解了腰帶，脫了衣服。從冒汽的水裏絞了一把小手巾，使勁地揩擦他那瘦黑的身子。然後他走到亡母的一隻箱子邊，從那裏取了一套藍布的新衣。也許有些冷罷。他不願意穿那花絮鑽出的棉服，教那女人第一天看見。他在藍布衫褲外面穿上同樣料子的長衫——他那惟一的長衫，全年統計不過十天光景的節日才上身的。他從立腳不穩的小桌抽斗內取了木梳，開始梳理頭髮。

他父親又復走近，將嘴巴放到門縫口，說道：「今天我沒有東西吃了麼？在我這年紀，早上不吃些東西骨頭就像水一般轉。」

王龍急忙放下木梳說：「我來了。」

他於是脫下長衫，端着木盆走出去。他原已忘記早飯了。他要燒玉蜀黍粥給他父親吃。他自己可吃不下了。他端了木盆搖擺地走到門邊，將水倒在田地上，倒水時，他想到鍋裏的水全給自己浪費了，他得再燒。他不覺對他父親氣憤起來。

他向竈口裏喃喃地說：「老頭兒除了茶飯，什麼也不想到的。」但他得給老人做東西吃，這是最後的一次了。他從門前的井裏汲了桶水，在鍋裏略略倒了些，水沸起來，他用水和玉蜀黍粉攪成了粥，送給老人吃。

他說：「晚上我們吃飯，爸，這是玉蜀黍粥。」

「籬裏米剩的不多了，」老人用筷子攪着黃色的厚粥，坐在堂屋裏的桌子旁邊說。
王龍說：「那麼，我們清明節少吃些罷。」可是老人不會聽得，他直着喉在喝粥。

王龍走進自己的房裏，又把藍長衫穿在身上。他摸摸自己的臉頰眉毛。心想還是去修剃一下罷。還只是太陽剛出的時候。他到女人守候着他的那人家去，要經過有剃頭匠的街上，可以剃一個頭，只要有錢，他就這樣辦。

他將布做的油膩的小荷包裏的錢數了一數，有六塊洋錢兩把銅板，還沒告知他父親呢。他已邀請了他的堂弟，叔父，此外還邀了住在同村的三個鄰近的農人，晚上來喝酒了。他打算早晨從城裏帶些肉，一條鯽魚和一把栗回來。他甚至還想買幾枝南邊的筍，和一點牛肉，和着自己園裏的蘿蔔一塊兒煮；然而這要等買了豆醬油以後，有剩錢下來才行。如果他剃了頭，那他就不能再買牛肉了。但頭總要剃的，他立刻有了主意。

一早晨，他沒跟他父親說什麼話便自己出去。太陽從天際的叢雲間升上來，閃耀着麥上的朝露。他焦點望着麥穗，等待着大雨的臨到。

他在田塍邊了道。走不多遠，前面便現出灰色的城牆。在他經過的城門裏，矗立着黃家的大房子。那個女人從小就是黃家的丫頭。『討丫頭做老婆，不如做光棍，』人們這麼說。可是他對他父親說：『我難道一輩子沒老婆了麼？』他的父親却答道：『這麼艱難的日子，娶親費用那麼大，窮人有什麼辦法呢，個個女人沒進門就要什麼金戒指綢衣裳，只有討個丫頭了。』

他的父親就此留意起來，他曾經到黃家去探問探問可有要放走的丫頭。

他曾經說：『用不着年紀太輕的丫頭，也用不着標緻的。』

王龍一向納悶着，以為她一定是不標緻的。他父親一見他那納悶的臉色，曾經對他說道：

「我們要標緻女人做什麼？我們要會管家養孩子，還會在田地上操作的女人就够了，標緻的女人肯做這些事麼？她只想要衣裳！我們種田人，用不着標緻女人。還有一層，誰聽得過有錢人家標緻丫頭還會是處女呢？她早給少爺們蹂躪了。討個醜的比美的好得多。你想想看：標緻的女人會把你手看得同少爺的嫩白的手一樣歡喜麼？會把你這黑太歲和小白臉看作一樣漂亮麼？」

王龍知道父親說得有理。但他忍不住和色欲掙扎一番，才回答。他激烈地說道：「至少，麻面或缺嘴脣，是不要的。」

父親答道：「要定了我們好好看一看的。」

原來那女人既不是麻子也不是缺嘴脣。他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而已。他和父親早已買了兩只包金的銀戒指和一副銀耳環，作爲定婚的證物了。此外，他只知道這一天可以去迎親，別的就不得而知了。

他走到淒冷陰暗的城門裏。腳夫們推着小車，整日來來往來的經過，在泥和磚石的厚厚的城牆門洞裏，老是潮濕陰冷的，雖在夏天也是如此。小販們將盛着硬的小綠桃的籃子擺在牆邊呼叫道：「時新的桃子——時新的桃子呀！買去吃吃看，包你消食下氣。」

王龍心裏想道：「如果她喜歡這個，回來時，我要買幾隻給她吃。」

他進了城門向右轉，走了一會，便到有剃頭匠的街了。時候還早，剃頭的只有幾個農夫。他們是上夜挑了蔬菜進城，清早往市上出賣，現在那些籃子已空空的擺在他們的腳邊。王龍恐怕有人認識他，避開了他們免給取笑。沿街過去，一長列的剃頭匠們站在他們的小櫈後面，王龍便走

向最遠的一個，在檯上坐下。向閒談的剃頭匠招呼一下。那剃頭匠就立即走過來，拿起放在炭鉢上的水壺，倒了熱水在銅面盆裏。

他以職業上的腔調說：「全來麼？」

王龍說：「剃頭帶修臉。」

剃頭匠問：「要扒耳朵嗎？」

王龍小心地問：「另外要加多少錢。」

他開始拉過一塊黑膩的布來說：「四個銅板。」

王龍說：「我給你兩個。」

剃頭匠說：「那我就給你挖一隻耳朵。你要挖那一隻？」他說時向旁邊的剃頭匠扮了一個鬼臉，於是另一個就忍不住大笑起來。王龍見得自己被人家尋了開心，他照向例，對於城裏人，雖是最低賤的剃頭匠，也覺得慚愧起來，急口說：「隨你……隨你……。」

於是他聽憑那剃頭匠擦肥皂，揩抹和修剃，那剃頭匠還畢竟慷慨，他給王龍在肩背上巧妙地槌擊了好一會，舒舒他的筋肉，却不要額外的什麼費。

剃過頭，將錢數到剃頭匠的手裏時，王龍不覺害怕花了這許多的錢！他又復走下街去，清風吹到他那新剃的皮膚上，他又自語道：「不過就這一回罷了。」

於是他走到市上，買了兩斤豬肉，叫用乾荷葉包好，隨又思量量地買了半斤牛肉。將一切東西，連同顫動着的方塊豆腐，走到香燭店裏，又買了幾炷香。才羞答答地將脚步轉向黃家去。

一到黃家大門口，他恐慌起來。他怎麼一個人來這裏？他該同他的父親，叔父，甚至鄰居老金同來。他一向沒到過什麼闊人家。現在他手裏拿着辦喜酒的小菜，說一句『我來領老婆了』就走進去，這怎麼行呢？

他站在那大門口，看望了好久。那是兩扇大黑漆門緊掩着，上有鐵門環。兩旁有石獅子一對。一個人也沒看見。他不能進去，便轉身走了。

他忽覺得饑餓了。他不會吃過什麼——原來已忘記了。他走到街上一家小飯店裏，在桌上放下幾個銅板，坐下來。一個齷齪的小廝繫着圍裙走過來，王龍向他喊：「兩碗麪！」待麪來了，他大口吃了下去，那小廝站在旁邊，將銅板抓到污黑的手裏去。

小廝順口問：『可要添什麼？』

王龍搖搖頭。他站起身，四面一望。只有三五個人，坐在那裏，有的吃東西，有的喝茶。這是窮人們光顧的地方，在那些人中間，他顯得整潔而且幾乎富裕了，因此一個乞丐向他哀呼道：

「好先生，做做好事，給我一個小錢罷——我餓的要死了。」

王龍從來沒遇到過向他求乞的乞丐，也從來沒遇到過叫他「先生」的人。他覺得高興，丟了兩個小錢到乞丐的碗裏，那乞丐趕緊抓起錢來，塞到自己的破衣懷裏。

王龍又坐下去，太陽升起來了。小廝不耐煩地懶洋洋說道：『你要不要再吃些什麼？』隨又不客氣地說道：『否則你得付坐櫈錢。』

王龍聽到他那樣的侮蔑，不由氣憤起來，本想起身就走，可是一想起到黃家去領女人這事來

，全身就湧出汗珠來，像在田間工作着似的。

他有氣無力地對小廝說：「泡一碗茶來。」不到一轉身時間，茶在前面了。那小廝厲聲道：

「銅板？」

王龍慌忙從腰帶裏再掏出兩個銅板來。

他快地說道：「真是敲竹槓啊！」他忽看見他邀過吃喜酒的一個鄰人走進店裏來。急忙將銅板丟在桌上，喝了大口的茶，從側門匆匆溜出去，又來到街上了。

他自言自語道：「這總要辦的，」便轉向雙扇的大門去。這時已經過了中午，大門半開着，管門人閒立在門檻上，用竹籤剔着牙齒。是一個長漢，左頰上有一顆大黑痣，生着三根長毛，從來不剃的。王龍走到他前面，他從那籃子推想到他是來叫賣東西的，便粗聲喝道：「喂喂，什麼？」

王龍很勉強地答道：「我是王龍種田的。」

管門人反問：「阿阿，是王龍種田的。什麼事？」他對誰都不客氣的，除非是老爺或太太的潤朋友。

王龍說：「裏面有一個女人。」他的聲音，低到同耳語一樣。在太陽光下，他的臉潮潤了。管門人一聲大笑。他高聲說：「原來是你。今天他們叫我在這兒等新郎。可是我見你臂上掛着籃子，認不出就是你。」

王龍抱歉似的說：「這祇是幾樣小菜。」等着管門人引導進去。然而管門人却不動。終於王

龍焦躁地說道：「我一個人能進去麼？」

管門人現出了可怕的神氣：「別讓老爺趕出來！」

於是他看準王龍太老實了，便說道：「我要過路錢。」

王龍方知道那人是要錢。

他哀求似的說：「我是窮人。」

管門人說：「讓我看看你的腰帶。」

優氣的王龍當真將籃子放在石板上，撩起長衫，從腰帶裏取出了小荷包，將買物剩下來的錢在他手裏搖搖，祇剩着一塊洋錢十四個銅板。管門人嗑嗑地笑了。

管門人冷冷地說：「那洋錢給我。」王龍剛要抗爭，洋錢已到那傢伙的袖子裏，大踏步跨過大門口，大聲喊道：「新郎到了！新郎到了！」

王龍雖惱着剛才一番情形，因着這大聲的報道，却也無可奈何，只得挈起籃子目不斜視地，跟在他後面走。

雖然他還是第一回到「大家」，他過後却什麼都不記得了。他的臉燒着，頭俯着，他穿過了一個又一個的院子，只聽得前面喧騷的聲音，四下裏格格的笑聲，他彷彿走過了百來個院子，忽然間，那管門人默不作聲地將他送到一間小客堂裏，叫他站在那裏。管門人進裏面去，過了一會，來說：「太太叫你去。」

王龍向前走去，管門人却阻止了他，輕蔑地叫道：「手裏挈了籃子不行的！你怎麼行禮呀？」

「王龍惶恐地答應。然而他却不敢把籃子放下，因為他恐怕籃子裏東西會被人家偷去。管門人見到他着慌，便用了非常輕蔑的聲氣叫道：『在我們這樣的人家，這些小菜餵狗的。』」於是他抓過籃子放在門背後，將王龍推向前去。

他們走過雕花柱子的狹長的走廊去，便進一個廳，他從未見過這樣的客廳呢。他昂着頭對上面雕漆的棟樑正看得出神，一下子幾乎給高高的門檻絆倒了，幸而管門人抓住了他的臂膀，叫道：

「你要在太太面前跌一交當見面禮麼？」

在羞愧之中定了定神，王龍向前瞻望，便在那屋子裏一個園上看見一位很老的太太，她那小巧的身上穿着發亮的灰色緞襖，身旁擺着鴉片煙盤。她向他細看了一下。王龍跪下去，向她拜了幾拜。

太太莊重地對管門說：「叫他起來，別行這些禮節了。他是來領女人的麼？」

管門人答說：「是的太太。」

太太問：「爲什麼他自己不說？」

管門人撚着腮上的毛說：「他是個傻瓜，太太。」

這話激動了王龍，他氣呼呼地看看管門人。他說：「我不過是粗人，太太，我不知道在這場面上講些什麼話。」

太太莊重地細看看他，彷彿要講什麼似的，可是她手一捏到了頭給她裝好了的煙鎗，她就立

即俯下身去，就煙鎗狂吸了一陣。王龍只是站在她面前，直至她的眼瞟過來，又看見了他。

太太吸了煙，王龍也等得心焦了。太太才問王龍來幹什麼的。等到知道了，太太才吩咐了頭領阿蘭出來。

不一會兒那丫頭出來，攙着一個有些長長的胖身體的人，穿着的是乾淨的藍布襖褲。王龍瞟了一下就轉過眼去，心頭別別地跳着。這就是他的老婆了。

太太懶洋洋地說：「阿蘭，來這個人是來領你的。」

那女人走到太太跟前，低着頭，合了手站在那裏。

太太問：「你預備好麼？」

那女人緩慢地答：「預備好了。」

王龍初次聽得她的聲音，趁她站在面前的時候，向她背部瞟了一下。這是頂好的聲音，不響亮也不嬌細，平平的，並不是性情乖張的。她的頭髮又整潔又光滑，布襖也清潔。但有些悵悵的，是她的腳沒有纏過。然而，太太對管門人說着：

「將她的箱子搬到大門口去，讓他們動身罷。」她隨又叫王龍的名字，說道：「你站到她的身邊去，聽我說。」待到王龍走上去之後，她於是說道：「這丫頭到我家裏來還只十歲，到現在，她已二十歲了。那年是荒年，她的爹娘因為沒飯吃，從北方到這裏，我就買下她。他們從山東北部來，又向那邊去了，後來他們的情形怎麼樣，我一點也不知道。你看看：她有着那樣結實的身體，方方的臉。不論是田地工作或是汲水澆飯等等，她都會給你好好兒做的。她相貌並不算好

• 地 大 •

看，但你也用不着相貌好看，她也不聰敏。然而你叫她做什麼，她總做的很妥貼，她脾氣很好。你帶了她去，好好兒待她去。雖然笨些，總要算個好了頭。我若不是想爲下世積一些陰德，還要將她使喚下去的。」

於是她對那女人道：「要聽他的話，多養幾個兒子才好吧。將頭生兒子抱給我看呀。」

那女人恭順地說：「是，太太。」

他們倆促不安地站着，王龍惶窘得什麼似的，不知道該說什麼話才好。

太太不耐煩地說：「你們可以去了！」於是王龍急忙鞠了躬，轉身走出去，他的後面是那女人，那女人的後面是管門人，擲着箱子。他把箱子擲到放籃子的那間屋子裏就放下來，一聲不響地走掉了。

於是王龍轉向那女人，第一回向她細看一下。她有一副橫闊的老實臉，闊鼻子底下是黑黑的大鼻孔，她的嘴潤得好像是臉上的一道槽。兩眼細小，帶着呆鈍的神氣。這是一副慣常默着不說話的臉。她既不惶窘也不回看，靜靜地接受王龍的眼光，直至他看個飽。他覺得她的臉並不美——一副平凡而忍耐的醬黃臉。她那黑皮膚上沒有麻，她的嘴唇也沒缺。他看到她兩耳掛着他所買的那副包金耳環，手上帶着他給她的戒指。他暗自欣喜地轉過臉去。阿阿，他有老婆了。

他悶悶地說：「這隻箱子。還有這隻籃子。」

她緘默地俯下去，提起箱子，擺上自己的肩，便在那重壓下搖擺着脚步想站起來。他對她呆看了一會，突然道：「箱子我來拿。你拿籃子。」